

07 教会历史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

国教时代的信徒状况以及修道主义的兴起，早起的异端多纳图派和亚流派（阿里乌斯派）。

Sally Shi

记录：Lin Zhang 2023



（0：0）今天我们来讲基督教和罗马政府的蜜月期，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国教时代，就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大家看到这个阶段会本能地松一口气，觉得哎呀终于不用看基督教徒被血腥镇压的历史，那个看起来实在是太扎心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基督教为国教的时代，这个时候的信徒们他们的表现怎么样，这个时候的帝国又怎么样，这个时候的教父们又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今天就来了解这一段的历史。

历史的主线——神的话

教会	字义	预表	时代
以弗所	可羡慕的，放松	初代教会	30-100年
士每拿	没药	受逼迫教会	100-313年
别迦摩	高地，联姻	国教时代	313-600年
推雅推喇	烧香，不断献祭	天主教会	600—主再来
撒狄	剩下的，逃脱者， 余数，恢复	更正教会	1517—主再来
非拉铁非	兄弟之爱	宣教教会	1700—主再来
老底嘉	民治，众人的意见	末世教会	1900 – 主再来



（0：53）按照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我们看待历史的主线是用我们基督说的话。我们的主在启示录里面对七个教会的评论，它一方面是反映当时小亚细亚这七个地方教会的具体光景，但是也有解经家从教会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那些主话语的另一面，就是它分别象征教会历史中所经历的七个时代这个教会的特征。我们根据这个主线我们今天讲别迦摩时代，讲国教时代。因为别迦摩这个字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高地，联姻”。那么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时候，它确实是站在帝国的最高处，它是高地，连皇帝都要向它低头。而且它也从此和政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成为帝国的精神象征。那么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很难用一个字去判断。好坏的判断归根到底还是人本，那我们神本主义的角度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还是用我们基督的话。我们基督对别迦摩教会是有一个训诲的，它是在启示录里，他说这样说的，基督说，“你要写信给别迦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死，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就很明显就是说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坚守神的名受到的逼迫。然后接下去它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个巴兰是什么？巴兰是一个为了钱出卖良知的一个假先知。他想咒诅以色列，对吧？但是被神阻止以后他又出了一个馊主意，在什亭这个地方他让外邦女子来勾引以色列人犯奸淫祭偶像，让以色列人自招神的咒诅，使瘟疫横行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是非尼哈将这个外邦女子和这个犯奸淫的以色列人给刺死了，瘟疫才止住。所以他说“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到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我们这里就要想了，好像有些中世纪的时候，中世

纪晚期，我们确实看到天主教好像做了一些望弥撒，就是不断的献祭吗这个事情，而且他们确实有一些在现实当中有些妥协。这个是后话。然后下面还说“你那里还有些人，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教训”。那尼哥拉一党是什么，我们其实不太明白这个党是什么个情况。但是尼哥拉这个词它的字面解释是圣品阶级。就是在圣职上划分等级，这个和天主教的等级制度也是有一点像的。我们不能确定，但是有解经家是这样解读，我们了解一下就行，这些都不是绝对的。我们在解读和学习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不要将事情绝对化。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基督对别迦摩教会是有肯定的地方，也有否定的地方，对其中的一部分人有责备，但是并不是针对全部的人。就说明任何的群体中都有信仰情况的多样性，所以我们不要一棍子打翻所有人。我们接下来会仔细解读这一段历史。我们来分析寻找这里面神的心意。我们基督徒看待历史是有自己的视角的。我们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既然神允许它发生，它就一定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寻找神的心意。第二是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对社会对人类特别是对人性所产生的影响力，这是我们需要去解读的。当然了，做为后世的我们学习这一切的意义也是要使它成为我们的借鉴或者是榜样。

君士坦丁时代

德克理先的政策（收权，分治，神格化）

四帝治国的统一（君士坦丁大帝）

米兰赦令（宗教自由，教会自由）

迁都君士坦丁堡（千年古都拜占庭）



（6：08）我们先复习一下上节课讲到的内容。在3世纪的晚期出现了一个很好的皇帝，叫德克理先，他是罗马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比较有政治手腕，而且他还有军事谋略。罗马自从向希腊学习了亚历山大的治国策略以后就一直沿袭这一套体制，也就是总督制，也就是当初波斯大帝居鲁士实行的行省制。亚历山大是向波斯学的，但是到了德克理先皇帝这里他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就

是当时的波斯帝国是没有这么大的，他们也没有隔着地中海。那个时候的行省制度还能玩，但是他的帝国实在太大了。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它的范围是从不列颠到北非，各地的总督的地方权力也很大。他有军事权，征兵权，税收权，这就会导致偏远的地区的那些总督他就会做大。有些实力强的地方，比如说像北非，像小亚就非常的不听使唤。但是这两个地方对帝国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帝国的粮仓。一个是两河平原，农业产量一直很稳定。另外一个就是尼罗河三角洲。我们知道尼罗河三角洲灌溉平原，它也是出粮食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是帝国非常重要的粮仓。于是为了巩固帝国的权力，皇帝得克里先就将总督的权力全部收回，将国家就分成东西两部，设了四个皇帝。正皇帝叫奥古斯都，副皇帝叫凯撒。这个就为后来东西罗马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他是做梦也没想到四个皇帝之间也会打来打去，对吧？你一桌麻将不能四个都赢吗，对吧？四世纪的初期出现了君士坦丁大帝。他本来是副皇帝的儿子，他也是一个特别能打的皇帝，人称马上皇帝。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的内容，是以君士坦丁统一帝国颁布米兰敕令结束的。有统计数据显示，君士坦丁执政的时候，罗马的总人口应该是在 1500 万左右，基督徒大概占到 600 多万，达到将近一半。接下去他干了一件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对后世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迁都君士坦丁堡。他当初决定在黑海海峡的咽喉口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他的考虑没有那么复杂。他最直接的考量就是经济，因为粮仓在东方。那个时候的东方比西方要富裕很多，不是一点点，是富很多。那个时候，希腊要不是因为人口增长快，粮食不够吃，它也不会东征波斯，南征埃及，对吧？古代帝国的扩张都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现在罗马帝国这么大了，你靠粮仓近一点建一个管理中心，近可以攻，退可以守，对吧，还能扼住欧洲和亚洲的咽喉要塞。毕竟那个时候交通基本靠走，帝国的军队也不例外。所以在帝国的东部设一个行政中心和管理中心军事中心政治中心，他就可以快速地响应各个地方的军事和政治变化。所以他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经济上，这一招棋都是对的。毕竟西部这里都是比较蛮荒的山地，小亚细亚已经被开发了 3000 多年，这里的城市密度也很高。西部城市很分散，现在的考古学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圣经当中，当年的亚伯拉罕离开的吾耳，现在的考古出来证明当时都已经有两层楼的房子了。考古挖掘出来的两河流域的房子，一户人家有 100 多间房间，这样的户型好像很普遍。所以当年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很富裕的小地主。当时他不是仆人都 318 个吗。他参与四王五王战争的时候，他的家丁可不少。总体来说，当时的东方比西方要富裕，粮食产量也充足。君士坦丁做为君王，他不一定是嫌贫爱富，但是他这个举动，迁个首都，一不留神就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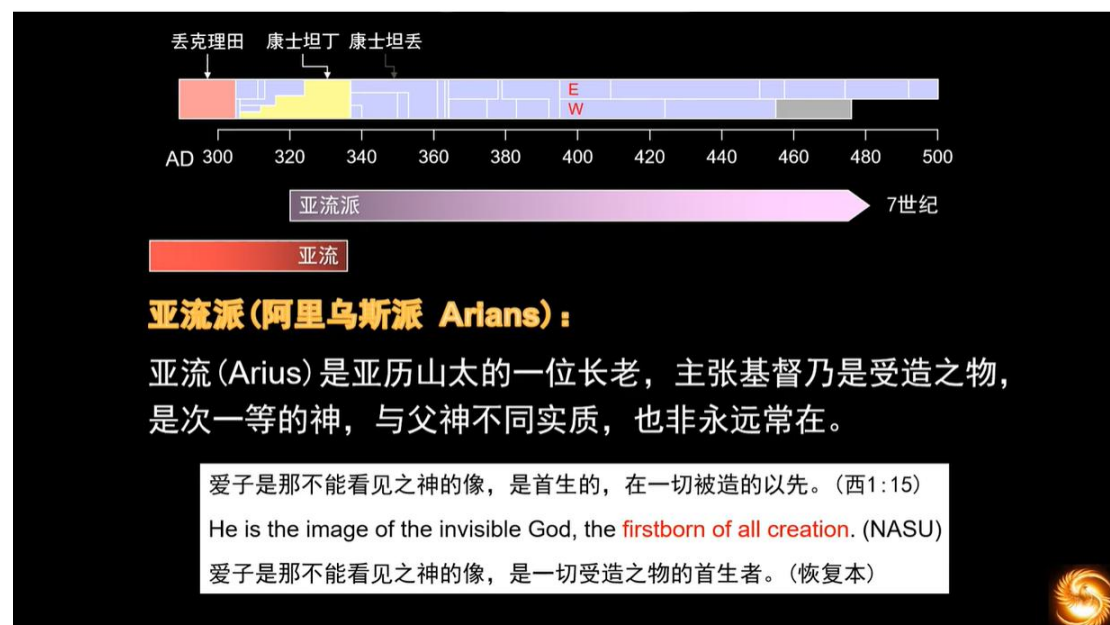
促成了一个千年文明帝国的诞生，也就是拜占庭王朝。在历史上人称第二罗马。这个 1000 年还是相对保守的计算，是从西罗马灭亡开始算，到 1453 年拜占庭被穆罕默德二世攻占。如果从古代罗马的诞生那一天算起，那还要加上 500 年。所以可以算 2000 年历史。就是神让一个帝国的形态能够维持 2000 年，并且放在东方，和西罗马灭亡以后的帝国西部做一个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对比，我们就能够分析和思考它为什么能扛这么久。这个我们以后在讲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时候我们再来仔细地解读。



(12: 20) 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教会的表现，他们如何应对这一个蜜月期，在信仰上他们面临怎么样的问题。大家还记得在那一场德克里先全国性的逼迫当中，有许多人背弃信仰，对吧，或者交出圣经来换取性命。他们把它叫做以经换命。在这一批以经换命的背弃信仰的人当中，就有很多不仅仅是普通信徒，有很多是地位很高的主教。因为他们地位高，所以他们受到的逼迫和压力就比平时的信徒会更加的厉害，也有人站立不住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当时北非迦太基有一个以多纳图主教为首的这么一批人，他们就认为就是凡是做过以经换命的这件事情的督主教，就是大主教，他们所按立的地方性的主教是无效的。他们提出这个观点恰恰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在这一场逼迫中非常坚定的信徒。所以他们觉得我们都扛住了，那主教都没扛住，所以这种主教我们是不认的。我们就会看到，道德特别坚定的人，他往往对别人也有相同的要求。他们觉得在患难中离弃信仰的人，他本身就已经失落了救恩，所以他们按立和施洗的那些人，那个行为是无效的。就是他们按立的那些主教是无效的。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如果这个主教都无效，那么他

给别人的施洗有没有效，他主持的圣礼包括圣餐有没有效。这个波及面就非常大了，你不仅是否定主教一个人的问题，你涉及到一个教区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无辜信徒的问题。而且这个还会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就是既然你说圣礼包括洗礼是否有效，和施行圣礼者的这个人的灵性有关，那么我再扩展一点，我就可以再引申一下，那凭什么说你的灵性就一定好呢，对吧？你就是和平时代也有人灵性有高有低。那这个门一开，后面的问题就很大了。你在逼迫中没有站住是一回事，那我在信仰的操守上在个人的品行上不好，其实和你背弃信仰大约可以同等而语了吗，对吧？所以就不要说受逼迫的情况，就算是没有受逼迫的情况下，主教的个人操守我们是不是也要拿出来评判一下呢？如果这个人个人德行不好的话，那是不是他的施洗和圣餐也都无效了呢？那你这个事情就越扯越大吗？那人哪有完美的，如果放在放大镜下看，谁都有毛病，对不对？那是不是有毛病的人后面他按立的都无效了呢？所以这种争论它就会越来越大，就像你一个石头投在池塘里，它这个波衍生的那个波就会一层一层地往外扩展。这种争论最终就造成了北非教会的分裂。每一个派别都觉得自己是很有道理的，双方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君士坦丁大帝做为资深慕道友，他当然是资深慕道友，因为他还没有受洗，他就出来调停。他说：来来来，你们不要吵，我们来开一个会。于是在 314 年君士坦丁就召集了西方的众主教过来开会。这个就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分裂让世俗权力就有了一个理由来介入。这就给世俗权力的介入开了一个先例。虽然君士坦丁的目的是好的，他的初衷也是好的。但是在人的错误中魔鬼从来就没闲着。我们后来也会不断地看到这种现象。在这场会议中，它最终后来否决了多纳徒派的主张。结果就导致他们不仅没有能获得政府的补贴，甚至连礼拜堂都被关了。主教也被放逐，闹的北非教会就动乱不宁。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停止。双方依然冲突不断，这个冲突也就波及到世俗当地的政府机构。因为当时信徒很多吗，你政府官员也是信徒呀。那当政府机构和军事机构它里面的平信徒也参加这个冲突的时候，它就会诉诸武力，最后实在没办法，皇帝出面。还是君士坦丁最后下令，说你们不能打来打去的，不要互相攻击，坚决不允许用武力来解决纠纷。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人真的是挺绝望的。都是信徒，却需要世俗权力来为教会维持和平，你说我们人是有多败坏。自从皇帝下令要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信仰纠纷以后，那就不能够用武力攻击了吗。大家表面上武力的攻击就停止了，于是多纳图派就增长迅速。因为他们自命为唯一的真实的教会，所以他们的人数很多。据说有一段时间人数比大公教会的人数还多。就说明人的道德自义都是深入骨髓的，都想自己显得高尚一些。这是世俗政府试图用武力

解决教会纠纷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后来被君士坦丁制止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在这一场逼迫中为主站立住的神职人员，他们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们真地真心地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教会。从道德上和宗教原则上，他们确实做到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他们在生活中战胜了死亡的恐惧，也战胜了人性的软弱。所以他们有道德上的优势。这导致他们后来的人数确实是增长迅速。在奥古斯丁时代他们依然势力很强大。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奥古斯丁写《上帝之城》的时候也曾经针对过这个状况。从理论上说，这一场争论只是基督教内部的派别之争，它不是真正的正教和异端之间的争论，因为双方的分歧并不是信仰上的差异。在信仰上他们是没有任何差异的，但是由于多纳图派在北非它拒绝接受已经被任命和按立的主教，而且他还创立了自己一套神职体系，这场争论就很快就升级了，就影响到整个教会系统的稳定性，引起严重的冲突。所以到了公元 335 年，多纳图派的主教已经达到 270 个人，他因为增长快。他们的势力范围虽然仅仅限于北非，但是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将近有一个世纪。双方的暴力呀，口诛笔伐呀是这些是连年不绝。一直到 441 年，双方在迦太基举行了一场正式的辩论，在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多纳图派遭到了重创。从此以后它就系统性的遭到了排挤和逼迫。



(20: 47) 多纳图派的主教看起来很高尚，他为了维持信仰的纯粹性，他觉得那些背弃信仰的人不配做基督的门徒。这个到底符不符合圣经呢？其实我们觉得应该是不符合的。因为圣经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后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并没有把他逐出师门，对吧？而是给他们做早饭，并且三次问彼得“你爱我

吗？” 。所以我们的主满有怜悯，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怜悯那些软弱的人呢？ 对吧？ 属灵的磨难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可能经历的，这个不是做为彼得的特殊待遇。但是我们是站立还是逃避，相信神会有不同的对待。当时还有一个流派，它的目的也是很好的。他的目的想纯洁教会。他们不想犯犹太人的错误。他要坚持一神教。犹太人不是原来经常干这个属灵的淫乱的事情吗。所以这个教派它也是想要坚持一神教。他们的初衷是由一个叫亚流的长老所倡导，亚流派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也有一些翻译把它翻译成阿里乌斯派。亚流这个人年纪是很大了，德高望重，而且很有口才，也非常的有影响力。他为了不让信仰陷入多神教的那个误区，他想持守独一真神的标准，他就认为基督是次等的神，是某一个时间点被造的，他不是亘古常在的。他还是，听起来还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圣经根据里面，它有一句话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中文不是很明确，但你看英文的话呢，它好像是很容易引起歧义。它说：“**First born of all creation**”。这个就好像有点那个。但是在和合本里翻译的话，它翻译的比较好，它把有歧义的那部分避免了。因为和合本翻译的比较晚，那个时候基本上教义都已经很明确了。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规避了那一个有可能会引起误区的那个翻译。所以在看它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我相信也是有争议性的。所以我们看圣经是要整全的看，你不能单独拿一句话出来，这个就非常容易迷惑人。因为基督是自己说，他说“看见我就如同看见父，我与父原为一。” 这种例子就太多了。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这里就可以，他这句话的原来意思应该可以理解成圣子是神的像，后面的人都是按照他的样子造的。这里的 **First born** 更加需要强调的是基督做为长子的代赎功能，因为旧约启示我们是长子归神这个代赎的这个献祭制度。它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基督救赎我们的资格，而不是他是受造物。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耶和華见证人会就是亚流派异端的翻版，2.0 版，3.0 版，**what's so ever**。这一派它除了说基督是受造物之外，他说他与父神不同等，而且是在亘古永远常在之外，就是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且他也声称，圣灵只是神的能力，他没有位格和生命。他否认三位一体，因为他只有否认另外两个，他才能够突出独一真神。所以亚流派是非常危险的，他可能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因为如果他这个理论成立，你就会出来很多的异端。你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最容易出异端的就是基督论。对圣子的认定如果出问题，那就直接关系到你是不是得救。主耶稣亲自说到，在约翰福音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魔鬼特别喜欢在基督论上做文章，来勾引大家，来让我们犯错误。其实我们要这样想，如果耶

稣是次等的神，那圣经里面就有太多的经文不能够自我完全和自我解释。基督是神，所以他有赦免我们的能力，对吧？那基督是人，所以他有代赎我们的资格，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个在我们现在来看是很简单的理解，但是在当时的人，他们看问题没有这么全面的。所以整个信仰的建立是一代又一代圣徒的努力。当然，做为君王，君士坦丁大帝他希望帝国合一。他不希望因为宗教的原因导致帝国分裂。所以信仰也是需要来维稳的，否则会引起社会混乱。于是他就又花钱召集各地的主教来开会。所以他就开了这一次的尼西亚大会。一共来了 **318** 个主教。**318** 这个数字让人联想到亚伯拉罕为了救罗得而参与的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圣经里面的第一场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说异端的创始者是魔鬼，其实他们都是很忠心爱主的人。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的是人的局限性导致人在认识神这件事情上是不能做到完全的。所以经过 **1000** 多年的信徒这样的争议，教义才慢慢慢慢地变成清晰。这中间的过程是非常的漫长，也充满了世人不能理解的争斗，但是这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吗？当然不是，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没有正确的教义就没有救赎。



(27: 40) 在 325 年君士坦丁就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公会议。在会中就正式拒绝了亚流的主张，就制定了尼西亚信经，强调基督是受生，而不是被造，他与父是一体的。但是这个还没有完，这个后面的争论又持续了 60 年，亚流派的势力才在帝国内部消失。但是亚流派在被排挤的过程中，它却意外的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在主流社会不是受到排挤吗，他们就只能向东迁移。他们去向当时已经混居在帝国各处的蛮族传福音。当时的蛮族连字都不认识，他们只知道信上帝得永生，所以就很快地信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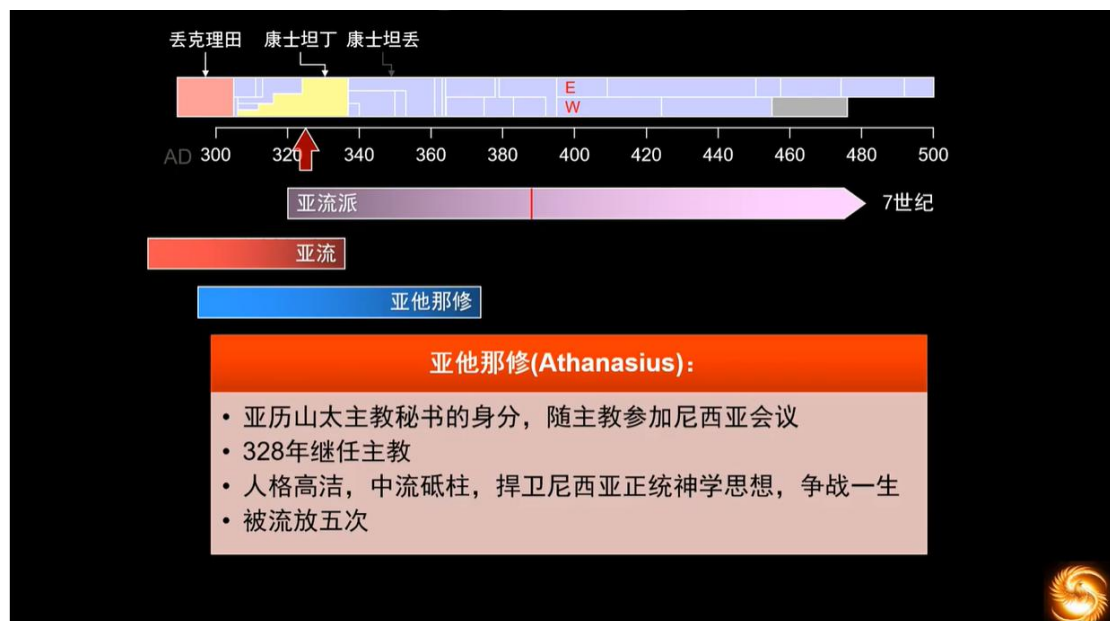
了信仰，并且在野蛮的人性上套上了一个守约施慈爱这么一个紧箍咒。你守约神就向你施慈爱，这是他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当然了，他们自己居无定所，打打杀杀，他们怎么可能懂得慈爱呢，对吧？但是神的慈爱他是要的，所以守约这个他就记住了。这个对后面的蛮族的社会发展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们后面的历史中，守约成为他们文明渐进的根基。所以你看，神的作为，他早早地就为他们进行了预备。他们后来的信仰被教会更新，更新成正统的基督教以后，他们如果没有对守约的上帝的敬畏，他们在归正之前就有很多事情是办不下去的。我们以后来看的时候就会很明确。我们这里看一下地理位置。尼西亚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离它不远的迦克顿，这里也召开过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这在后面会发生，这个时候还没发生。尼西亚它靠近君士坦丁堡，后来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犯了混吗，就介入到东罗马帝国的黄巢纠纷，将君士坦丁堡给攻下来了，导致拜占庭帝国短暂地失去了君士坦丁堡，成立了尼西亚流亡政府。这个就是在这个尼西亚。当时他们成立了三个流亡政府，尼西亚是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后来还是蒙古帮他们复了国，因为蒙古打败了他们的劲敌奥斯曼土耳其。这是后话，这是要 1100 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看一下这个地图，大致知道他们相对的位置。

乌镛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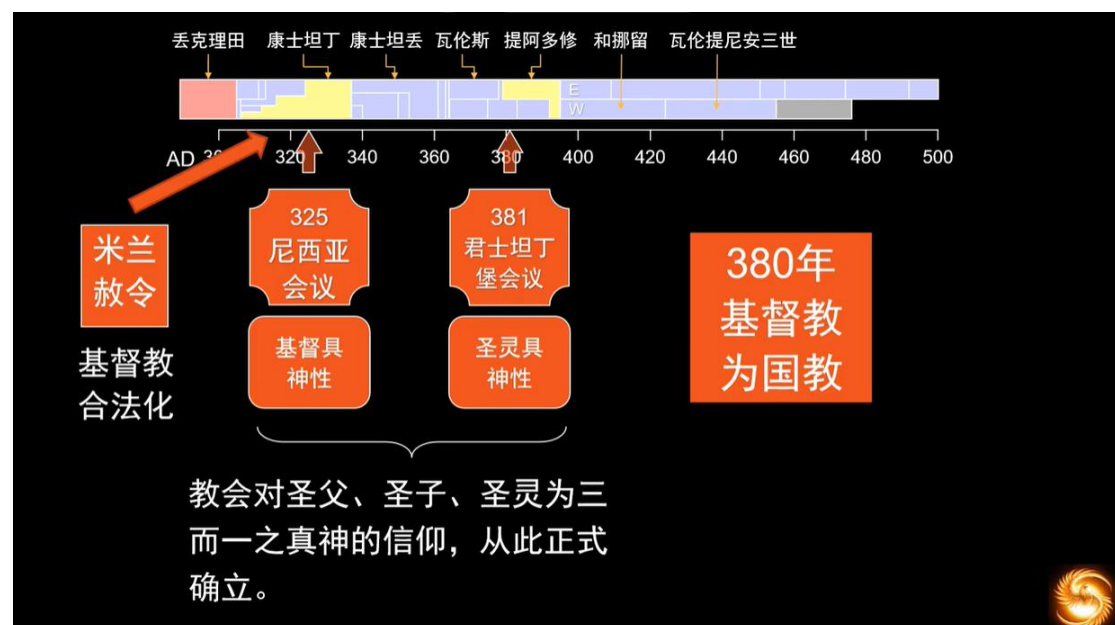
（）当时亚流派里面有一位主教，叫乌斐拉，他向西哥特人传教。在那里就被按立为主教。在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有一部分是在罗马帝国生活的蛮族人，还有是没有入侵罗马的蛮族人。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接受了亚流派的信仰。所以人的内心他有向神的先天需要，

有敬拜的需要。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蛮族虽然没文化，但是他接受信仰要比精英阶层爽快得多。但是异端，因为主流社会的教义比较清晰，他们就被边缘化，就只能向文化沙漠和信仰沙漠地带的蛮族传福音。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信仰的一些人特别是东方人远东人，他们特别容易被东方闪电这种异端所迷惑。我们知道东方闪电在中国大陆其实是挺兴旺的，就是因为周围信正教的人比较少，这个社会就缺少教会传统，也缺少教义的传承，导致教义不清晰，很容易混乱。所以异教就会有一些市场，这个不能怪他们。我们要本着爱的缘故向他们传讲真理。救人吗，说服一个是一个。相信异端其实挺可惜的，你都已经信了，你都已经到了得救的边缘了，对吧？就像馒头吃到肉馅边了吗，再多咬一口就是肉了。所以我们对待这些在异教里面特别是在异端里面的那些信徒，我们要有非常，不要鄙视他们呀，我们要有非常的爱去说服他们。



（32：37）面对这样的信仰状况，神一定会兴起他的仆人来归正信仰。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用操心，特别是我们在看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一位非常伟大的主教，叫亚他那修。神兴起这位仆人也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当时是亚历山大主教的秘书。他以秘书的身份随主教参加了尼西亚大公会议。他以他的神学理论基础为会议提供了很多理论基础和正统的思想，所以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在神学上，其实真理的辨明还是可以很坚决的很坚定的，因为教义是不会变的。但是罗马皇帝是一个变量，这个明白吗？罗马皇帝他就经常为了平衡势力，他就变来变去，因为他有政治上的考量。所以经常会有有的时候这一方得势，有的时候那一方得势。所以在这种变化当中，亚他那修如果处于不被皇帝支持的那一派，他就要被流

放。所以皇帝经常变来变去，导致异端有的时候会得势。那你攻击异端的或者说你在斥责异端的那个主教你就会被流放。而且他也会经常拒绝皇帝那些不合理的命令。他一旦拒绝，他就被流放。所以就算这样，他也一共被流放了五次。他的努力，他是不断地在努力，他最后终于让信仰的正统能够站立得住。虽然他们都是为了信仰争论，但是相信神让一切都在他的保守之下。他的理论很简单吗，就是我们现在的那个认知，就是如果基督不是人，就不能代表我们成为祭。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没有救赎我们的资格和能力，对吧，他就不能救赎我们。所以基督自己也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对吧？这是他自己对自己最好的定义。基督是神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是神，一切都免谈。亚他那修人格很高洁，他是中流砥柱，为捍卫尼西亚正统神学思想他一生都和亚流派在争战。在人人都争取朝廷宠信的环境当中，他坚持自己的理念，从来没有向政治势力屈服。所以他被流放五次。尼西亚信经之所以最后能够得胜，他是居功绝伟的。因为尼西亚信经就算写好了，它后面还是有反复的吗。最后它能够真正得以建立，其实这些圣徒都是有功绩的。他当时他也是为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的三位一体这个信仰发展也奠定了历史性的基础。他还是第一个列出今天新约正典书目的人。他是很早。那个时候新约正典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是他自己将他认为的新约正典应该是有哪些，这个和后面大公会议和几次的讨论最后确定下来的正典是一致的。他还写了一个苦修士的一个传记，叫《安东尼传》。这个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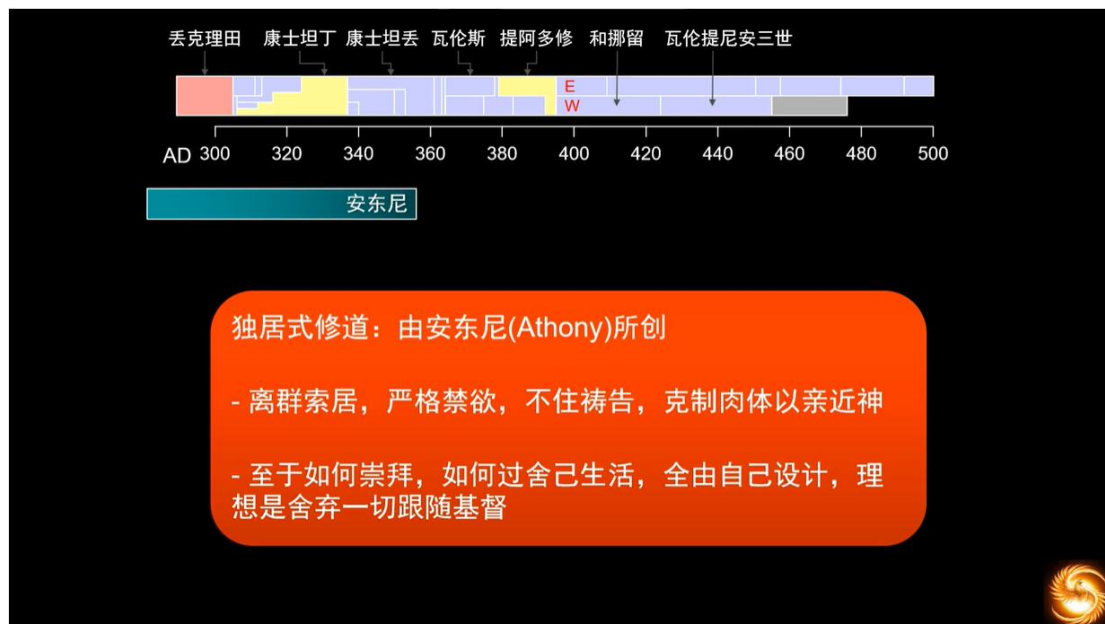
（36：22）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米兰敕令是 313 年，对吧？基督教这个时候在帝国开始合法化。然后到 325 年，中间这个十来

年，就是合法化以后各种各样的异端就开始冒出来了。然后到 325 年尼西亚会议就召开，确定了基督具有神性。这个争论就到此为止。但是后面还是有不断的反复，一直到 381 年又确立了圣灵具有神性。所以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信仰确立一直要到君士坦丁堡会议这个时候才开始。教会对救恩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的确立这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圣灵的神性确立就比基督要晚很多。那个时候君士坦丁已经不在。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时候君士坦丁已经不在，是在后来的迪奥多西一世皇帝的时候。在这个会议之前刚刚确定下来将基督教成为国教。在罗马的末期，基督教虽然是主流，但是主要还是聚集在官僚体制和一些底层的民众，这两大群体当中。中间这一层，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那些所谓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还有一些异教崇拜者，他们都是还是属于那种信仰之外的在边缘之外的一些人。他们一直坚持到 6 世纪，在离帝国中心比较远的偏远地区，基本上还是异教崇拜占上风的。所以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 6 世纪以后，在查士丁尼时代进行官方的强权干预，异教神庙和雅典学院才被迫关闭。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并不是说成为国教以后就人人都信基督教。不是的，真实的情况其实还是相当复杂。



(38: 40) 在教会大享太平之后，趋炎附势入教的人就会很多，就会导致教会的世俗化，道德水平就会大为降低。所以当时的基督徒，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就觉得，哎呀殉道的机会已经没有了，对吧？这个时候已经教会地位很高了。那么敬虔的基督徒他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呢？他们对自己是有要求的吗，所以他们就开始走禁欲主义的道路，修道主义。他们认为禁欲的生活是灵性的

最高造诣。古代的思想把抛弃红尘世俗呀静修默想呀，就把这些看得很重要，就是比积极的德行更加要高尚。那个时候的人的思想。我们记得在讲古希腊古罗马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过那个时候的斯多葛主义，对吧，也叫斯多亚主义，还有犬儒主义。它都是有点比较突出修行和冥想默想。所以它这个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帝国的基督教传统。当时的教会的敬拜也流于形式，也会有仪式化那种趋势，这个特别像旧约圣经里面神责备以色列的那个状态。所以它就会促使个人追求自由地亲近神。在这样的背景下，就由平信徒发起了一场运动，起源自埃及。这个就是修道主义。但是你修道主义弄的时间长了吧，它也会形式化。就是任何事情最后都会被人搞砸了。世俗之争最后转为宗教界的争竞，对吧？你为了逃避形式化，但是却又形成了新的形式化。你不在世俗里面竞争，你最后变成了属灵界的竞争。比如说你禁食一周，我就禁食两周。教会要拼人数，对吧，要拼教会的大小，教堂的大小，都一样。这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我们感觉自己离开了尘世进入了教会，但是后来发现我们把教会变成了新的世界。所以最后明明是信仰的敬虔运动，结果呢最后又有法利赛人的影子。这个都一样，历史上我们看到无数次。所以说就是信仰虽然是一场出埃及记，但是最后埃及还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从世界出来，但是世界还在心中。这是没有用的，这是人的困境。有人会问，哎呀，你们的神会怎么看待你们这种瞎折腾的行为呢，对吧？我觉得，我个人认为，神是满有怜悯的，满有恩典的，他在乎的是我们爱他的心。至于我们在践行信仰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个人理解，就算是出现偏差，我想他也有他的公义和慈爱会伴随着我们。具体行为具体分析吗，对吧？所以我们不操这个心，那是神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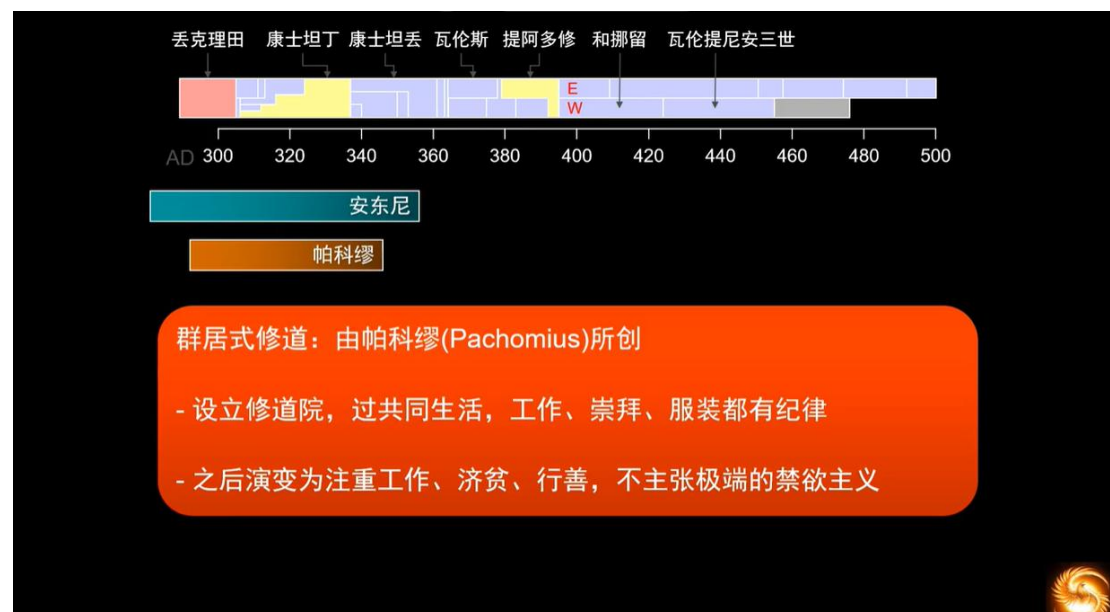
（42：15）修道主义在那个时候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叫安东尼，一个叫派克缪。我们从时间上看，他们都处于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以后产生的。所以这是信徒对世俗化教会的无声抗议。当信仰成为手段，当信仰被罗马当局融合进他们的官僚体制和权力机构中心以后，神就会兴起一些信徒来反思这个情况，并且采取应对的行为。安东尼是独居式修道的创始人。独居式修道就是你舍弃世界，来跟随基督。这个是和当时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当时大家不是都争先恐后的靠基督徒的身份在官僚体制中谋个职位吗。那基督徒是他们的官方资格认证书。我们后来在历史中会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人。其实包括现在西方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他们也自称是基督徒，但是连圣经都不读的。他们是为了选票而生的，不是为基督而生的。但是独居式修道，在修道的过程中，他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做的。这样的话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吗，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各种各样，甚至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情况。安东尼的独居式修道，他是强调要离群索居，要严格禁欲，要不住地祷告，克制肉体以亲近神。至于如何崇拜，如何过舍己的生活，全部是自己设计的。理想就是舍弃一切跟随基督。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才说的，受到希腊哲学的一种影响，所以它在东部特别盛行。东部是哪里呀？东部是希腊吗，对吧？是希腊哲学里面影响力特别广的这个区域。所以当时他的苦修状况被亚他那修的一本书叫《安东尼传》发扬光大。这本书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是在公元357年出版的。这本书一出版以后就立刻被人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然后他在旷野沙漠这个词，它的意义就也从一个他真地生活在沙漠里的自然环境，就演变成所有苦行生活的象征。所以沙漠这个词就出现了它引申意义所含的那个指向。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修道院他就说，哎呀我在沙漠里。这个就是这么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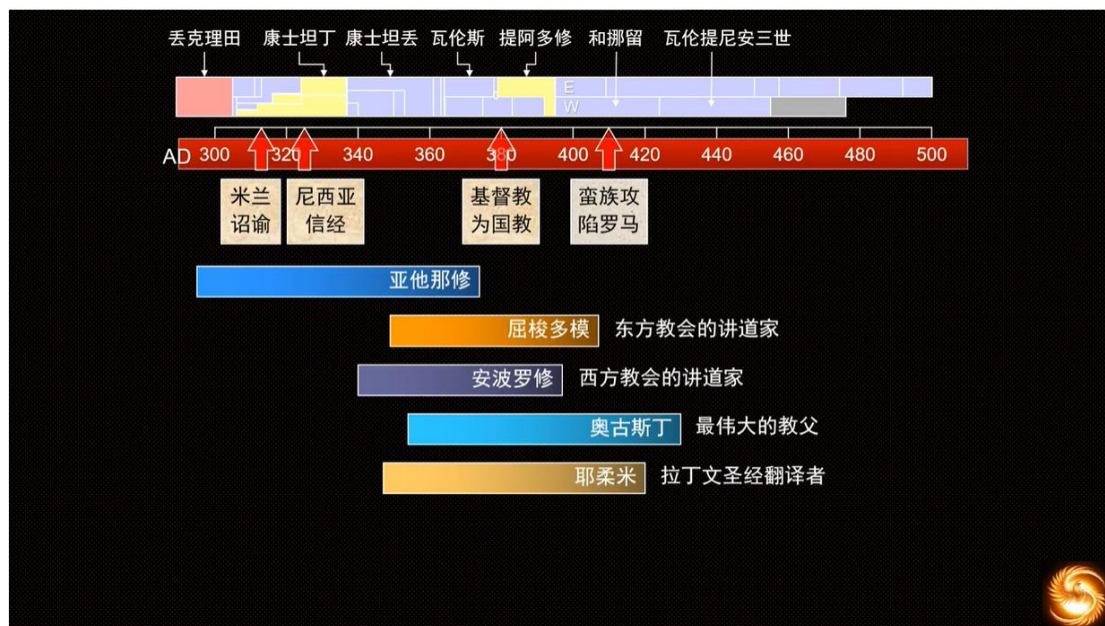
（45：18）在这个独居式的修道派别里面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派别，叫做坐柱修道派，它的创始者是叙利亚的西面，叫 Simon。他修了几根柱子，独居在上面，达 30 年之久。他建的那些柱子从刚开始 3 米高一直到后面有一根建了 15 米高。他的柱顶只有一米见方，从 5 世纪到 12 世纪之间，叙利亚一带有许多的柱顶圣徒。他们可能认为离天越近越好，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对圣灵内住有很全面的认识。那个时候他们原始的心态觉得离上帝越近就越好。看起来好像很属灵，他们的生命完全仰望主。他们生病也仰望主，他们把世界上一切都放下了，连吃的都是下面的人送上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对他们的看法，觉得好像很极端。但是在那个时候也吸引了很多人来关注他们的属灵修炼，也有一些信仰上的一些号召力。现在看比较极端，但是我们是不能怪他们的。你看这个时间轴和时间点，那个时候的正统完整的信仰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各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去修行还是能够感动许多人。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保罗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你觉得他会同意吗？我觉得是应该不会。保罗是说你们要亲手做工，不要成为别人的负担。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要对这个世界有贡献的。大家不要看了这个视频都跑到地下室去修行呀。我们是要做光做盐的。在地下室里做光做盐，那是在腌咸菜。这个柱头修士西面他是在公元 459 年去世的，而且他后面又有许多的追随者站在高柱子上，一站就是几十年，完全与世隔绝。但是普通人能够看到他们，并且对他们产生兴趣。当时有一篇问答录，就是指那些普通的信徒跑到他们的柱子底下，去问他们一些属世的

五花八门的问题。他们记载了 850 个问题，那些问题的内容真的是五花八门，堪称 6 世纪的知心姐姐信箱，应该说知心大哥信箱。他的问题是从属灵方面到生活方面，各方面都有，说明什么？说明人们还是很相信他们属灵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经验吧。其实这些柱顶信徒往往都是底层的社会民众，甚至有一些是没有文化的农民。但是他们信仰的敬虔确实让周围的民众把他们当做信仰的依托，来问很多问题，包含生活上的。就说明还是有一些信仰张力在这里。



（49：00）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的修士他是不会践行这些全方位的极端禁欲的理念，哪怕就是在安东尼的影响下，有很多独身主义者和遁世者隐居在沙漠里，这个群体其实恰恰也是他们最后首先在埃及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规模，然后慢慢地抱团，组成了一些修道的社群。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就去有意识的去寻找这样一个社群。这个慢慢就形成了修道院。修道院它是群居式的修道，后来也有一个创始人，将这个修道院进行一些制度化。这个创始人就是帕科缪。他觉得你不能这样随意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修行。你这样就太放纵自己的意志，根本就不是约束自己的意志。所以他就强调我们是有纪律的，而且他本人也是军人出身。他设立修道院是一起过共同生活，要一起共同工作崇拜，然后他的服装都是有纪律的。它之后就演变成为一种注重工作、济贫行善，而且它不主张极端的禁欲主义。所以这看起来是一个做光做盐的修道方式。当时很多社会精英为了追求更好的信仰体验，就进入了修道院，甚至我们看到有皇室成员进入修道院的。这些人在集体的灵修中他所得到的很多，这种灵性上的长进。最后它又从修道院反过来来影响社会。所以这个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一支支持信仰的力量，支持社会改造的力量。这种修道院成为后

来中世纪修道院产生的前身，应该是这样说。它不是完全像中世纪的修道院，但是却为那个时候的修道院的产出起到了一个指引的作用。我们知道修道院在中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教会产物，因为修道院对后来的哲学思想和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地理大发现，特别是对后来西欧的社会转型是有巨大的贡献。这是后话，但是在这里我们就已经看到神在预备了。神的预备都是早几百年的。神将应许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到真正让他的后裔进入应许地也过了 600 多年，对吧？所以神的预备工作是早于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已经开始看到修道院的雏形。我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可以看到修道院的发展和修道院在社会中所起到的那些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及后来在修道院中孕育出来的大学，以及大学里孕育出来的那些科学，最后引领科学革命，将我们的现代生活引向文明。这个都是功不可没的。所以历史是延续的，是连续的，我们不能割裂地看待历史。



（52：40）西罗马的末期是一个政局非常动荡的社会状态，但是神既然满有预备，那他就一定会预备一些非常伟大的信徒来做这个动荡社会的稳定剂。在那一段时间就出现了非常多的伟大的教父。我们接下去会一一讲述他们的作为，特别是奥古斯丁和耶柔米。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大家基本上没有争议。他的神学系统基本上决定了未来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走向。我们会在他的生平上相对的多一些介绍。耶柔米是将圣经翻译成拉丁语的教父，也是为基督教在拉丁世界的普及他的贡献是最大的。圣经原来是希腊文的，新约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公元前的 250 年在亚历山大被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十士译本。所以对于说拉丁语的罗马版图，拉丁文的圣经是意义重大的。这也，真的是很大程度

的影响了未来欧洲各民族的语言构成。欧洲的语言都是在他们的民族语言上结合了拉丁语的产物。而圣经往往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本书籍。这些教父的情况我们会放在下下节课来讲，因为在讲这些教父之前，我们要讲这些教父所面临的环境。我们要将这个环境先做一个介绍，这样才能对他们的作为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下一节课要介绍西罗马漫长的衰亡。然后在这个衰亡期，是我们下下节的内容。就是在这个衰亡期里面这些教父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要先介绍它的衰亡的过程，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了解教父们所处的环境和政治的状态。这个是我们课程接下去要说的。

历史前进的特点—钟摆式前行



- 钟摆式前行
- 人的不完全
- 认知的片面性
- 人的群盲特征
- 言论自由的力量

（55：11）今天我们介绍了一些教会引起分裂的信仰争议，异端产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在顺境中教会的世俗化的沦陷，还有信徒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坚守。我们要对这样的人类状况做一个总结。因为人的行为构成历史的动态。人的行为又是他们的心灵来驱动的，所以人的心思意念就决定了历史的轨迹。但是真正的决定权是在神那里，是神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从信徒的行为上看就特别能够明白人的困境。教会和社会在人的行为理解上是一样的。教会是人组成的，对吧，是罪人组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教会就是社会。教会的特点就是社会的特点，也是人的特点。我们看到信徒们在压迫中的坚守，在国教时代他们的放松，但是总有那么一批是神自己在保守的，那些 7000 个没有向巴力屈膝过的先知，对吧。所以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他们都在做光做盐。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局限和可笑，总是在向世界彰显一股爱神敬神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他们的标杆作用对那个世代也是一种警醒。人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是有罪有限的，不可能在一切的事情上完全，哪怕是神的使

徒，哪怕是神的仆人。就算是像教父那些非常敬虔的人，有的时候在认知上也是有局限性的，否则就不会出这么多的异端，对吧？而且那些异端的倡导者往往还是德高望重的人。人的群盲效应也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拆毁巴别塔。人的心理有一个特点，就是法不责众，觉得只要大家都这样做，那法律和道德就不用考虑了。罗马前赴后继逼迫基督徒的是谁呀？是皇帝吗？那当然呀，皇帝是第一当事人，是他发的命令。但是毕竟他没有满大街地去追杀基督徒，对吧？那些举报的追杀的围观的嘲笑的是当时的老百姓，也就是现在的基督徒，因为现在安全了吗。皇帝也信基督了，所以他们也都跟着信基督了。但是早的时候他们也都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人是无知的，群羊效应吗，只看利益没有立场。只要人多，神都能杀。圣经里面已经写了吗，那个犹太人仗着人多声音大就把神给钉死了，后来的德国人仗着人多势众枪炮利剑就把 600 万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所以人是没有盼望的，如果不是基督为我们死，我们都是一路向地狱狂奔的。这就是没有神的世界中世人的常态，因为心中没有神，所以我们的内心就不够强大。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很叛逆，其实我们叛逆只是在叛逆父母。因为父母无条件地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叛逆的资本。我们叛逆神，因为这是罪人这是人犯罪以后的默认状态。但是叛逆权威我们就不敢，不要说叛逆皇上了，对吧？就连叛逆单位的领导都不敢，因为直接关系到你下个月的薪水。我们回头看看历史，其实大部分人是随波逐流的，他们将自己隐身在群众中去获得力量，把潮流当作思想。其实是因为没有神的内心是不强大的。他们需要在群众运动中去获取力量。所以我们要特别警惕群众运动，这种运动非常容易将人性的恶放大。我们在后面的法国大革命中就能够看到这一点。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需要有言论自由。因为语言是上帝的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而语言的自由交流和语言所携带的信息会让一切力量在左右摇摆中自由博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博弈当中，将人罪的影响用相反的力量进行消减掉。最后呢，最后它将人自由选择的信息基础呈现给人，你没有这个信息基础，你的人的选择是不自由的。你信息不自由，你的选择一定是不自由，哪怕你自己认为是自由的。你被别人操纵你自己还不知道。所以自由的语言环境它有自我清洁的能力。自由的表达渠道才会让探讨真理成为可能。所以任何阻止自由表达的社会，它都不可能产生影响人的心灵力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言论自由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中，就是在这样钟摆效应的历史中，我们会看到一股非常神秘的力量，那就是我说的那个看不见的手，我们的神他用他那双看不见

的手将历史向前推进。这是我们学历史要看到的这一点。不管这个世界多么精彩纷呈，这个都是他的计划。